

■新作聚焦

铁扬随笔集《大暑记事》：
他对生活中潜在的美异常敏感

□郭宝亮

2023年，著名画家铁扬继散文集《母亲的大碗》《等待一只布谷鸟》之后，又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大车上的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月）、铁扬中短篇小说集《美的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铁扬艺术散文随笔集《大暑记事》（河北美术出版社2023年4月）三本书，“劳动者”铁扬果然名不虚传。这些作品体现了勤奋劳作的画家铁扬跨界文学之后的实绩，其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充满诗情画意，文笔舒展，大气安稳，尤其是他的艺术散文随笔集《大暑记事》，记人记事，论理谈画，率真坦诚，自然有趣。全书共有九辑，既有记人记事、怀人忆旧的艺术散文，亦有偏于说理的谈画论艺的随笔、讲演、对话，还有追忆寻踪海外艺术大师足迹的“另类”游记……内容丰硕，干货甚多，真实记载了铁扬生命里的那一个个精彩瞬间，字里行间洋溢着铁扬对艺术的理性思考，道出了铁扬绘画为文的艺术秘密，读来给人颇多启迪。《大暑记事》这篇文章，从作者8岁时在乡下看草台班子演出《六月雪》时，一个演职员抖搂碎纸屑造成六月下雪的效果谈起，触摸到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即感觉。当然，铁扬在这里所说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感受，就是有感而发。感觉在哲学认识论里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它是画家认识对象不可少的阶段，但感觉毕竟只停留于表面。”因此这个感觉需要升华。“美学上的‘移情’作用，大约指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升华。这时，艺术家在观照对象时，已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情趣转移到对象里去，使有生命资本无生命的对象，注入了人的更高级的情趣——人情，从而显现出比本来的形象更本质、更生动、更

凝练的形象。”我觉得，铁扬在这里所说的感觉还是指一般的感受，而“有感而发”则是铁扬后来所说的“感觉”，这种“感觉”窃以为相当于柏格森、克罗齐所说的“艺术直觉”。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来看《大暑记事》，铁扬说：“感觉才是形象思维的发酵剂。感觉像雷雨时的闪电，任意在天空游走驰骋。感觉能使你睁开一双慧眼，去发现一个‘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个看似荒唐的奇妙世界。米罗作画，强调要有生活中的烛光点燃。夏加尔本能地追求‘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绝对存在’，齐白石强调画应在‘似与不似之间’，都是把感觉作为前提的。”可见，感觉——艺术直觉，是艺术家的一种能力，他能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感知、领悟出事物所蕴含的美的潜质，进而通过形象思维寻找找到属于自己的具有自由创造精神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别的，就是艺术家潜心经营出的一种完整的“联合体”。这颇像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于是，铁扬从张爱玲的阅读中，发现她具有极好的艺术感觉，摒弃了女人常有的虚荣和矫揉，不落俗套，在“飞扬”与“安稳”中寻求人生的永恒意味。同样，铁扬也在姿态多变的蜿蜒散漫的拒马河河道上感觉到，那如斗如箕的大石头，不就是一河的女人吗？那满河的青春的生命，那“河里没规矩”的年轻女人的“痴”劲儿，才使得那一河的石头有了“生命”。铁扬反复画“下河的女人”，反复写“河里的青春”的“痴”，甚至通过扮演“河之女”的西的表演，悟到了艺术的真谛。这也正如海德格尔从凡·高的《农民鞋》那敞开的口子里感觉到那样，一切艺术都凝定成一种“自由的创造精神”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艺术家由感觉——艺术直觉开始，潜心经营出来的一种完整的“联合体”，那人间的一切气味和冷暖，那大地的无声的召唤，都凝定于艺术家自由的创造出的属于自己的形式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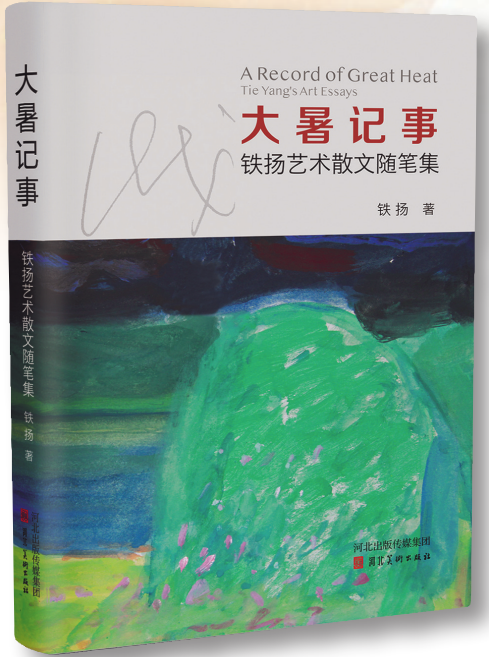
铁扬作
《西河姑娘》(2003年)

“感觉——艺术直觉，是艺术家的一种能力，他能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感知、领悟出事物所蕴含的美的潜质，进而通过形象思维寻找找到属于自己的具有自由创造精神的艺术形式”

铁扬是有着极好的艺术感觉的，他的文字灵动飘逸而又安稳凝重，抒情浪漫而又适度雅致，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他的一组记人谈画的散文，堪称精品。他描写农村女孩特有的蒸腾着的暖气有点“硬”、有点涩（《没有风的日子》）；山沟里的“小格西莫夫”的出场却是一双男人的脚：“这是一双男人的脚，穿一双家做的布鞋，粗针大线纳就的鞋帮，针脚像撒上去的芝麻粒。没有穿袜子的脚在鞋里蹭着，脚面很皱。”这样一个山沟里的普通农村青年，却对油画颇知一二（《小格西莫夫的事业》）；《“河里没规矩”》是铁扬反复叙写的一个题材，一个偶然的大暑天，铁扬见证了河之女们的“河里没规矩”：女孩叽叽喳喳跑进玉米地。女孩们五颜六色的衣服在玉米地里开始闪烁。有人撒欢（儿）似的把衣服向天上扔。女孩们的身影再次闪烁时，便是一身精光了。

精光的身影和玉米的秸秆交织的互动……此时，我作为一个画家，只有一个感觉，啊，大地复活了，寂寥的山川复活了，复活中的大地、山川、宇宙美了，这美才是人间的大美吧。瞬间是快速的，记忆却是永远的。这就是铁扬的艺术感觉，这种捕捉美的永恒瞬间的直觉能力，激发了铁扬“占有题材”自由创造的欲望，铁扬对这一题材进行了多种开拓。

《为我烧炕的女孩》中的西芹前后的变化令人注目。十四五岁时的西芹，为我烧炕时，火苗映照下的健康、明丽、圣洁的美，到80年代二人相见不相识，“岁月在她的脸上刻画下许多被磨难的痕迹。”逝去的岁月的沧桑，该是另一种无言的回响吧。《午夜喂牛者》就是一幅油画。瓦片村的全福媳妇，美丽、健康、羞涩。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午夜，裸着身子的全福媳妇起来喂牛，一个美的瞬间呈现出来：金灿灿的草秆向下飘落——金子一般。月光洒在她的肩上、背上和臀上，碎银一般。我说的美的瞬间，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美。那



实是在人间的大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美。全福媳妇喂完牛，扔下筛子，闪电一样闪过了屋。月光、星光追了她一路。可见，铁扬就是一个捕捉美的永恒瞬间的艺术家，他对生活中的潜在的美的感觉异常敏感，这种感觉凝定成的艺术形象，以色彩和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我这个绘画的外行，也感受到了绘画的大美。我理解了铁扬为什么喜欢画劳动和生活的场面，像“红柜系列”“土炕系列”“割草”“收麦子”“收白菜”“摘花椒”“收玉米”等等，实在是艺术家铁扬对生活、劳动的敏锐的艺术感觉触发的心智的独白，那是一种对题材占有和开拓之后的对美的发现和自由的创造。在《大暑记事》里，铁扬对历史人物的回忆性文字同样精彩。往往在平实的白描中，抓住传主的典型细节，三言两语便把人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在“中戏”中》，拄着拐杖的欧阳予倩院长在“红专大辩论”的会上却作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讲话；曹禺副院长稳坐鲜明的即兴发言，并且不断申明“我是一名预备党员”的政治态度，都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李伯钊书记则是以主人翁的态度面对台下听众的，她的革命家的严谨与平易都令人难忘。徐悲鸿的高足孙宗慰先生关于紫毫与羊毫的区别、作画方法与技巧的切身感受的传授，李宗津先生讲课时“像个可爱胖大师”的泛着红润光泽的脸，长着一张南国农民脸的周伯父先生的香烟画收藏爱好，还有李畅老师的“加瓦”大摩托，齐牧冬老师粗糙的大手以及“低下头嘴对住桌子把洒了的酒吸干净”的细节，都给读者留下了刻骨的印象。《远去的笑声》中的陈一痕，作者紧紧抓住他的“幽默”，而这种幽默并不是刻意制造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他“长胳膊，长腿，长脖子和一张严肃的长脸，在这偏长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便显出那张偏长而严肃的脸更严肃”。严肃人认真制造的语言和行为的闪失产生了幽默，所有的这些都得益于铁扬的不同寻常的艺术感觉，字里行间透露出铁扬对艺术的敏锐感悟和真知灼见。

■关注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散文概念范畴和写作路径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艺术散文”“智性散文”“女性散文”“休闲散文”“生活散文”“新散文”“快餐散文”“小女人散文”“在场散文”，等等，有着众多标新立异的名目和口号。在如此众声喧哗的散文世界里，《星火》杂志自2020年初推出“原浆散文”，并集结出版《原浆散文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其淋漓生气和个性品质跃然纸上。“原浆散文”的个性品质是“原生”。所谓“原生”，是指题材内容直接来自作家的第一手生活经验，而非间接的第二手材料，正如《星火》主编范晓波在倡导“原浆散文”的宣言《痛快生活的原浆》中所说的那样：“作品题材不限，但要求使用作家的直接人生经验或社会观察，不依赖搜索引擎和文史资料。”这种“原生性”在“精选集”中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塞基讲述的求职经历（《追赶出租车的女人》）、李晓君叙述的暂居经历（《暂居者漫记》）、杨敏平追忆的舅舅凡人人生（《最好的活着，最好的念想》），还是罗张琴还原的一次高空邂逅（《高处》）、斤小叙述的父亲晚年生活（《让尘土复归于尘土》）、凌鹰讲述的一段菜场寄居经历（《鸟窝》），等等，无不是作家直面生活现场的在场书写，这种书写显然是原生的、及物的，具有生活的质感和温度。

其次，“原浆”散文的个性品质是“纯正”。所谓“纯正”，是指思想情感的真诚、醇厚，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和纯度，是“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沉淀和发酵后”的产物，就像原浆酒一样，是粮食发酵而成，不是用水勾兑而来的。“原浆”散文中处处都是如此力透纸背的生命情感表达，譬如，陈年在《狐狸的礼物》中描述生疼阵痛的感受：“我跪在地上，扯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只有拼命地伤害自己才可以减轻一点痛。”王晓莉在《我世上最好的朋友》中描述的“我”与流浪猫小雪的真挚情感：“因为是朋友，也就是说小雪的一部分是我，我的一部分就是小雪。我们之间的里面，其实已包含了希望她过得更好的由衷愿景，朋友应该有的一份拔刀相助的义气，以及如果缺失这一个朋友我会觉得世界更寂寞一点的隐忧。”而欧阳国的《父亲进城》更是蕴含着与朱自清《背影》一样令人感动的父子情愫：“父亲弯着腰、半蹲着，背起沉重的货物缓慢地往前走，全身被掩盖着、挤压着。他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货车连接地面的木条桥上，颤颤巍巍，人与货物在不断地晃动着。”“看到这一幕，我提心吊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字里行间交织着一种“爱”，又有爱莫能助的无奈、歉疚和悲伤。可见，“原浆”散文大多是一种内倾式写作，所表达的生命经验和情感体验是来自作家灵魂深处的感悟和内心深处的触动，是经历生活磨砺、撞击、加工、提炼后的产物，因而更具纯正的品质。

第三，“原浆”散文的个性品质是“多元”。所谓“多元”，是指创作主体、艺术风格的多元共生和众声喧哗。在“原浆散文”的作者队伍里，既有名家，也不乏新秀，他们甚至有时为了了一些更具原浆性质的作品，而毅然“割舍”了一些名家。散文贵在“散”，过去常说，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形散神不散”，其实“神”也可以“散”，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应该是丰富的、立体的和多层面的。“原浆散文”中既有前文的先锋手法，也不乏传统的表现形式。譬如，陈年笔下交织着梦境与现实，神灵与凡界，在丰沛奇诡的想象中穿行自如；王晓莉以简练朴素的语言描写日常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或习焉不察的物件、场景或人事，但却凭借不同寻常的敏感、细腻和智慧发现并提取出令人惊喜的情趣和感悟；李晓君用绵密的叙述和优雅的修辞过滤甚至清洗一切浮现在生活表面的琐屑残留，把琐碎具象的生活经验上升为形而上的生存省思；简心的叙述有一种“柔软的硬度”，常常在对人物或事件的回溯中感叹文化兴衰，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于一体，充分彰显出知性风范和理性品质。

郁达夫曾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可以说，《原浆散文精选集》里的每一个作家、每一篇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聚在一起，便充分彰显出“原浆散文”原生、纯正与多样的品质。在喧嚣浮躁的当下，《星火》杂志倡导和坚持独立自觉的散文艺术追求，无疑是值得钦敬的，也期待“原浆”这样的艺术追求能够在散文领域引起重视，如星火般燃成燎原之势。

「原浆散文」的个性品质

□李洪华

这不仅是一次文学的行走，
更是一次精神的回归

（上接第1版）他在发言中反思了自己以往写作中存在的不足，并表达了未来努力的方向。比如，在创作中既要描述出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经验，更要塑造出体现时代气象的鲜活人物；要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深刻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创作中注入自己的独特思考和发现，写出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学的行走，更是一次精神和灵魂的回归。”作家王宗坤表示，只有向外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学的滋养，向内把握文学故土给予的丰厚累积，才能创造出一个个作家独有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领域。面对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写作者要以全部情感经验去感受、去表达，通过对照和省察、分解与吸纳、融合与重生，赋予文学独特的生命力。他谈到，一代代山东作家在重要历史时刻都留下了炽热而凝重的记录，他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也是时代与社会的有力见证者。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写作者要继续肩负文学使命，不断守正创新，推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精神、蕴藏传统文化智慧的优秀作品。

作家红日曾于2015年在广西罗城当过两年驻村第一书记，后来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驻村笔记》。“从今年3月开始，我又深入到乡镇之中了。”他介绍说，这次不是固定进驻某个乡镇，而是陆续选择一些距离县城较为遥远的乡村去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乡镇干部群体，“留守干部”。他们大多是“60后”，上世纪80年代从大专、中专毕业后来到乡镇，任劳任怨，在一个地方干了一辈子，亲身参与乡村建设，见证了山乡巨变全过程。红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需要这样的乡镇干部。他们在深深感动我的同时，也进入了我的小说，成为我笔下的人物。我会用心用情写好他们、呈

现他们。”

作家宋丹丹谈到，大家因文学而从天南海北聚集于此，内心感受到“同是文学一家人”的温暖。在交流中，大家聚焦新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探讨文学如何更好顺应时代、与人民同呼吸。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以变革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是一个共同努力推进民族复兴的时代，鲜活生动的伟大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和新的精神，召唤我们去记录、去表现、去讴歌。文学写作者需要深刻把握时代主题，用富有时代气息的形式和语言，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作家马慧娟说，这次活动让她有机会见证了文学的蓬勃生机，领略了齐鲁大地的发展活力，也学习到很多相关知识。有一段时间，马慧娟曾经很迷茫：“我写的这些文字到底有什么用？我是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我们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去写作，而是要用文字去温暖人心。”这句话是支撑她继续写下去的理由，“或许只有写下去，才能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不是文学”。这次临沂和济宁之行让马慧娟感触很深：“我们的大地上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不断传承的文化精神。只有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才能感受到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才能让文学的力量经久不息。文学征程漫漫，我辈仍需努力。”

据悉，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目前已形成了两个序列，一个是在北京举办的“作家回家”，另一个是到基层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作家活动周”举办以来，预期效果正逐步显现，并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很多团体会员单位都举办了类似活动。作家们在活动结束后情感持续迸发，交流热度不减，还有不少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参与到活动中的愿望。

“我们的文学创作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上接第1版）

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家陈刚不无感慨地说，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对于文学写作者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另一方面要寻找现实与历史、当代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小说中的人、事、物唤起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切共情，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正是在这种复杂观照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作家们要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营养，对现实进行多维度的思索，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作家的诗性与远方。”

作家王选是第一次来到曲阜，此行令他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对孔子的认知变得立体起来。“以前我对孔子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书本之上，是平面的、单薄的，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孔子在我认知中的形象更加丰富、充沛和生动。”他表示，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与影响。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种传承与创新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作为一个写作者，行走在齐鲁大地，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唯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唯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站稳创作根基、擦亮创作底色，让文字回归根脉，找到自己的来路，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作家滕非谈到，新时代的作家应该自觉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作为了人民、创作依靠人民，反映时代呼声，讴歌时代英雄，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新篇章。要坚持面向世界，学习一切先进文化，在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世界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故

事、中国智慧。当然，更要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新结合，结出更多文学之果。

泗水县龙湾湖等闲谷艺术小镇是此次“作家活动周”作家们考察调研的最后一站。小镇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传承，走出了一条文化与艺术相融合、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道路。作家们先后前往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龙湾书房、农民绘画培训中心、陶朱工坊、文创集市、“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项目公益书法课堂、艺术粮仓、夹山音乐厅等地参观体验，亲身感受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的丰硕成果。

作家乔洪涛表示，艺术小镇令人感到惊喜，不少青年人结合当地实际，让文化创意在这里落地生根。这无疑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成功实践，让身边的小镇生活变成了理想中的“诗与远方”，这在以往恐怕很难想象。作为一名写作者，如果不走出书斋，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看不到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智慧来源于扎扎实实的劳动实践，做人民的学生，向人民学习，绝不是一句空话。面对迅速发展的当下中国，作家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扎实的深入生活能力。“我是从齐鲁大地农村走出来的，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写作内容也以乡土为主。今后我将继续关注乡村发展，汲取更多创作营养，力争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网络作家赢春衣的《翠山情》近期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二批“名刊名社拓展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在她看来，广大农民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不懈做实事，为了乡村振兴而努力奋斗，其中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我们有责任以更诚挚的态度，不断深入挖掘这些人物和故事，将他们拼搏进取、永不放弃的精神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为乡村振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相信这些故事和所有的英雄故事一样精彩动人。”